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一

好尚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慶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

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
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
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
爲治化之外一術耳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　國
祚而爲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纂在清宮繼登大寶
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
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廠置
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　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
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僧道敎化不便爲詞
多方啟奏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illegible]

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
百職事但當和衷協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
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
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
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
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
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
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
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

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旣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

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是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啟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英宗之舊與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illegible][illegible]不得遂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illegible][illegible]

長養一飯一食皆其賜矣若能以齋醮助國[illegible]
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強與彼抗衡
豈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
略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
上法古昔聖賢貞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
語乞 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
項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敎振士
風全二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等待罪
言官不敢緘默誠惶誠懼謹題以 聞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

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受得禍史冊載之可為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聖仁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臣民固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為此舉新聽聞之咸加駭異以為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識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逞爲一切誑妄怪誕之說上瀆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數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撥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

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為美談夫
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為光武者乎伏望　陛
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
天下後世稱為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
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
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本請於
昭明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寶司尚衣等
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當宮行[illegible][illegible]員

人員一一發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侍 陛
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幹事人員不許濫與卽
蒙 懿旨施行曁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
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
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
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
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
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
等項人員討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
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
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

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

妖惑不道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
內修設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聽下
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
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
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
刼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
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
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
修齋設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
盖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
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踈播之天下傳之萬方

甚為深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德耗蠹
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
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
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
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
臣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
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阿附者盡
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
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
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麵菜果等數又命
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賚過襯施銀兩等物俱開

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之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

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賚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艱遠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　詔重歛罔之罪以慰

人心卽遣才力大臣拜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
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
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
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
心彰 陛下爲明聖聽納之主奠萬億斯年無疆之
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恠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
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

憸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挾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　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蕭梁宋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孚允萬[illegible]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illegible]

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
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
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
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
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
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
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
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
肯爲是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己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
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
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
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
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
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
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
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
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
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
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至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illegible]
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
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
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
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黜異端以隆　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　宮闈之中不時脩齋醮或於　乾
清宮或於　坤寧宮或於　清寧宮或於　仁壽宮
或於　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好事或一永日或
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月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

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
高公督率番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莅壇
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名下管家等項
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
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
通報大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
光　聖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
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　宮闈
禁密之地有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
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罷革乃復從之為　批答

冀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諉於知道之
而不能行其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百
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
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
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
之下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
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
而論之佛老之敎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
奉之惑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
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
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

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重道安而被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憸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若有莫要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illegible]

嚬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illegible]
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
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卻道
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
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
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
哉斥之毋爲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
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
曰人主好尚稍不動搖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
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

化緣脩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夫論語中庸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脩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髦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務堯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爲

[illegible]天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

[illegible]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

老之齋醮乎至我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

又 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

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脩身撙情節欲親君子

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為

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

災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

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于敬

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于齋醮之祈

禱乎 陛下禀仁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遠宗堯

舜而上紹商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習講與　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于秦漢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斁　陛下上法　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　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那忠讜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文并張欽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道聞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陛

下一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
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
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屛塞群議息於下
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皥則　聖壽之罔極
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
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
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　首詔拆毀内府佛寺神廟
并在外玄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
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
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
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歆

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禁邪誘以歛　聖福疏　　李錫

臣竊觀　先朝群小蠱誘　先帝無所不至幸遇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將令名下人員投間抵隙以中　陛下之欲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此類一進必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而天下國家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

者可不為寒心也抑邇者中外傳聞以為 陛下
天災示戒 聖體違和及前星未燿屢 聖明之憂
懷無妄之虞誤中群小之邪術為此齋醮之謬舉
親蒞壇場自行拜禱貢襯賞賚所費不貲光祿寺之
供用已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屬悖謬物議喧然皆
以為 經筵 日講 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
道等官屢屢 請自 退朝後以御之 陛下憚其
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賑荒 國
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 請出內庫
銀以給之 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而至賞賚則不
惜其費 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

勞之不費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道不如崇邪術保赤子不如寵群小臣知 陛下之意矣 陛下之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明可以弭災可以保聖壽斯能熙之慶可收果然則不惟 陛下歆為臣下皆願之 陛下為之矣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但臣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且 陛下之所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事道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illegible]之王剎旋被誅夷史稱武帝雄才大略善[illegible]
其後宋徽宗尊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死
五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
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誅殛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
臺城韓愈佛骨一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
矣然此舉群小亦自知其無everything特假此可以蠱惑
聖心可以潛移　聖意叨　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
故誘　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　先帝先帝
竟被其惑卒之　幸豹房蓋新寺遨遊歲月不知止
極遂至於于道弊於　慈壽夫道戾於　莊肅皇統
以絕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先帝

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也耶　陛下必歆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敷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福壽多男本之于峻德舜之祿位名壽本之于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固無與於齋醮　陛下必歆求福亦建此極而已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欲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親儒臣必遠群小必　經筵必日講使貌之恭作肅言之從作乂視之明作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

聖天如此則德合天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illegible]
聖壽何患乎不若堯舜螽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
抑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
及　先朝之弊大奮乾剛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
科道等官張翀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拏送法司問以
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所陳一一
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自求之益　宗
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屢示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
體以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

見邸報伏聞於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廠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籙或永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甚至三晝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於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之將疑且憂且畏近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福利邪不過藉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況佛為教不足信今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韓愈

佛爲夷狄之一法恠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壽考之於反身循理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佛尤謹享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法也梁武帝之於僧寶誌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救此萬世人君事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　先帝遣使自蜀西徼外入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八年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建不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

親華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
耶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
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
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未喻也況　宮闈深邃
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溷瀆　陛下以
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笑天下
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竭正貢
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憂
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憸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
日夕窺瞷以為投間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利

[illegible]察知人主之意不在此數者

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而

宮觀之興造一費繳開群蝇畢聚人主之于好尚可

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

念幾微　聖體違和而禱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

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

知希圖富貴利己爲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奚恤伏

望　陛下舍己從人反躬思道將大學士楊廷和等

尚書喬宇等科道官張翀屠僑等所奏詳加覽察痛

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鋭各名下家人拏

送法司明正其誣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

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聖治疏　張翀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者　大內之間禱祠繁與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

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修建六
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
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
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修設之
徒例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議者皆以先朝罪
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
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
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涖壇場不以為異流聞
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
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
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

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
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幷黨緣阿附之黨盡爲斥
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修德保身爲先
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爲慮甚遠其爲
陛下甚忠伏讀批答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
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
然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
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
焦寧與亮輩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殷鑒不遠殊爲
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
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於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

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
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
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
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讙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
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滅周女戎之敗晉愼之遠
之福慶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
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真
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

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
公廣丞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
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
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
扇惑罔[illegible]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
以引之[illegible]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
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
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闈帷而
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黠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
講疏於 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旅養衍怠度聽見
近狎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illegible]

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illegible]樣蠱惑誘引人員夤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闥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屬諧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撓

於彙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修省停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承休德天下引領想望太平皆謂雖前之舉措間有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之益耳乃者何過惑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教各 宮彌日開建齋壇修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漢經廠西天經廠

靈濟宮顯靈宮等處修設上下傳降中外扇誘以祈福利噫此何等事實誣公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 陛下甘心乎竊痛恨 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此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夫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治也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稱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致治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理體信達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敷錫福于下無他

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從来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敎惑邪說而背正道持此以求福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事豈不甚遠矣哉夫以 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 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𡨋福之及此不過使後笑今猶今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廻管世天尊神将驅魔降祐此閭閻山野愚鄙所爲轉相誑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illegible]盜爲冠賊奸宄每自此始况 天子法宮躬自[illegible][illegible]下門

風翕然並起總民無知鼓倡易從此奸宄之資禍亂之本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　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歆燒毀六字以保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　祖訓一條開載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　太祖之律令嚴矣其見理甚精而慮患甚遠故著之　祖訓與　聖子神孫世世守之今崔文等及　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引朋比習學異教欺誑　陛

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官大費之財紊初紀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 祖訓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無赦仍頒降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源惟 陛下遠監古昔近遵 聖祖上畏 天命下卹人言斷在必行則 宗社幸甚然崔文等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不顧者良由 先朝奸黨吳亳焦寧等 陛下治之未正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允愚弄 先帝齎送番供奏討鹽茶遠涉烏思藏迎來活佛蠹損天下耗糜百萬及 陛下詔取回京群奸伏罪而允止降級閑住亮寧止發遣籍沒顧得保全首領倖

逭天誅此崔文等今日之所以肆行無忌也然前
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蠱惑誘引欺　君誤　國之
罪而罰治之今崔文等朋奸邪類違　祖訓法所不
赦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爲庇
護不蒙顯戮是縱使爲奸何所不至矣　先帝以吳
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而不得正其
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爲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　大奮乾剛亟爲殄絶使　宮
闈之内肅肅雍雍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
一意崇儒重道日御　經筵虛受　日講爲涵養薰

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言從作乂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樂備敬義立而身脩　內令嚴而家齊　陛下所以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故建極則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美天下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雨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庶民乂安至此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號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之[illegible]興

邪說徼求福利符呪經偈警動小術祗見其幻且妄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則妖妄難惑志向定則他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強聽納俯賜施行而真知未開立志未定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崔文之為吳亮焦寧也此又愚臣區區芹曝之願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廣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磐

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祠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為最甚神虛無寂滅之

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讖為齋為醮為青詞為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　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右蠱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綽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請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允驅馳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請而備

未見其蹤跡糜費大官流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錄
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因天
下頒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頒　陛下
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頒　陛下之儉　宮掖
清而小人伏天下頒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
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遽襲故轍不齋
則醮月無虛日哉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除二氏
之害人其人火其書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反殊戾
若此臣愚何望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爲
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厮役夤緣　青宮用事冒
陞太監幸　陛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

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儉損其所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爲之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爲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疏則拜疏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者又將牽類伺便求所意欲逞也　陛下德同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曰文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等拿送法司冶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illegible]訪儒臣[illegible]理明而邪說不得干[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朕　恩可遠於　澤可[illegible]以之祈天永命其於功
效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傾耳決安
危之機在此一舉伏惟　留意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詔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
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　盛德大業光前振後
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
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
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
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

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棋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爲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磈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

上[illegible]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illegible]
始議徹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潰留[illegible]
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於守
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骨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
使之尚存臣　請乞以此物　勅下所司瘞之草野
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　大聖
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
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崇正黜邪以隆　聖治疏　史梧

竊惟帝王所以導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

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臣臣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寺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爲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令不載著廼有即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是武廟前日之所爲而今復爲之　陛下之昔以爲非而今顧耳以爲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幾之不可微幻誕妄誣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張濂御史居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等惟謂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

其幾每决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乃指佛爲非曰佛爲邪匹夫愚民而皆辨之豈有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辨之豈有人主爲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羣枉之譊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之欲眩其君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无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二之心

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為　陛下惜
亦深為　陛下懼也况王道異端勢不兩立　朝廷
之所作為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統正脉之
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
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為天下生民
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既
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
啓之　陛下亦甘暫釋道統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
道之議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
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
今日之所為以為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爭[illegible]有

如是者以為違耶則何不改其遠以歸於正而使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臣等所
以共為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
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
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
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不在於
佛而在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
遏彊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
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
邇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
聞聲色之邇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

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於遏彊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知是而徒佛老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陛下亦何便哉臣願　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燬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敕禮部嚴絕僧道內侍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法潛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若即送法司拏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闢左道以裕聖化疏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租責己一切無名寺觀輙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觀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知　宮中用度之節自常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

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
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
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
明王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
齋誦經為事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
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
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
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譴之遠之
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輟則端良正直之士日

建道場旣盛則番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
決無此事而履霜堅氷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
一齋醮豆腐麪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
不知其幾十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
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
猶爲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
邪臣請爲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
死於夷言語侏僞不通中國假使来王不過當　陛
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尊
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岳
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所弗統今舉夷狄之神

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爲禱祀之具其拂經悖禮孰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有佛也考其爲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己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曰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徽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昃不遑暇食其爲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

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又曰恒舞于宫
歌于室時謂巫風殉貨色恒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説也當時百
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鱉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加
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帝信浮
屠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
亾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
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籙道場于天下自謂教
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有傳

以来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
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詎肯
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寧
歲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役重有鬻賣妻子者有無衣
衾席行乞者有母子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
煩苛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爲盜賊其良者往往靡爛
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戈而不得食此其爲
甚已難哉景公痁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
億兆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公說命有
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責已景公遂愈　陛下以爲公之

民怨耶樂耶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任上
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旨却之忍欲民
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遂寺
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
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
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
不可下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
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
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　召大臣諫臣
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
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　祖宗御

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廠爲古訓廠五經諸子書盡貯其中漢經廠爲聽納廠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内臣知義禮小心畏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熒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若唐虞三代哉

決　聖意以毀佛像疏　朱演

臣竊惟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爲感通君之所爲以天之心爲心天必默相以順成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所趨之正故甘露降黃河清雨暘[illegible]

年歲豐稔此皆 陛下聖德隆感禮教休明之徵應也即今大興隆寺火災之故臣又有以驗 陛下之明斥佛教深有契乎 天心天固默相乎 陛下以順成乎此志然耳夫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之法自漢以上未之有也明帝之時始入中國嗣是以來漸崇信之乃聽其宏殿峻宇雕梁畫棟圖形塑像繪彩泥金群聚天下淪沒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惑世誣民耗財蠹政莫此爲甚唐臣韓愈佛骨一表闢之甚詳凡少知義理者無不知其爲非然流傳既久因循成俗卒未有能盡除之者此豈天之心乎恭惟 皇上慨百世之沉迷洗千古之陋習乃 命京師內外毀

寺宇汰僧尼申　勑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將以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何心哉　天之心也　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　天之所以感契乎陛下者諒無不至矣臣故於今大興隆寺之火有以驗其然也蓋　陛下前日之獨存此寺者非謂其有益於治而存之也蓋曰姑存之漸以圖之耳則盡其教而除之者　陛下之意也夫先師孔子之像　陛下謂非禮之所宜亟　詔去之天下始而駭然終而翕然信而安之以為　陛下見高千古意出百王真足以垂訓萬世也則盡去佛像以息異端以崇正道亦知　陛下之有是心也久且切矣今若因火并其

佛像所居之殿宇而煨燼之　天於佛像示可去之
蓋默契　陛下之心而順成之云爾夫此寺者天下
之寺之宗示毀于此則天下之寺之佛像之當毀也
可知矣臣聞天下之事得其機則易於為力欲息天
下之佛教當必先毀天下之佛像蓋毀佛像者王化
之機也伏望　陛下仰承　上天順成之意俯察王
化易行之機降　勅禮部申明禁約須布天下凡各
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投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
人不必逐也夫其所依彼將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
不失其所謂佛者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之
所作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又不在此舉耶世之惑

于其說者謂佛有靈弗可毀也其果靈耶何不自庇
其身而一朝煨燼之如此則其說之不足信也明矣
如其有靈能爲禍患臣請以身當之臣又觀夫大與
隆寺之基地甚開廣仍乞　勅禮部從長集議或將
此寺改爲習儀祝　聖之處庶近且便於禮似亦相
宜臣待罪言官久慙徒祿擴一得之愚報萬分之一
臣之分也亦臣之心也仰惟　陛下爲道統立的爲
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其佛氏也如韓愈所謂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端有在于今日臣無任戰慄
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十一終